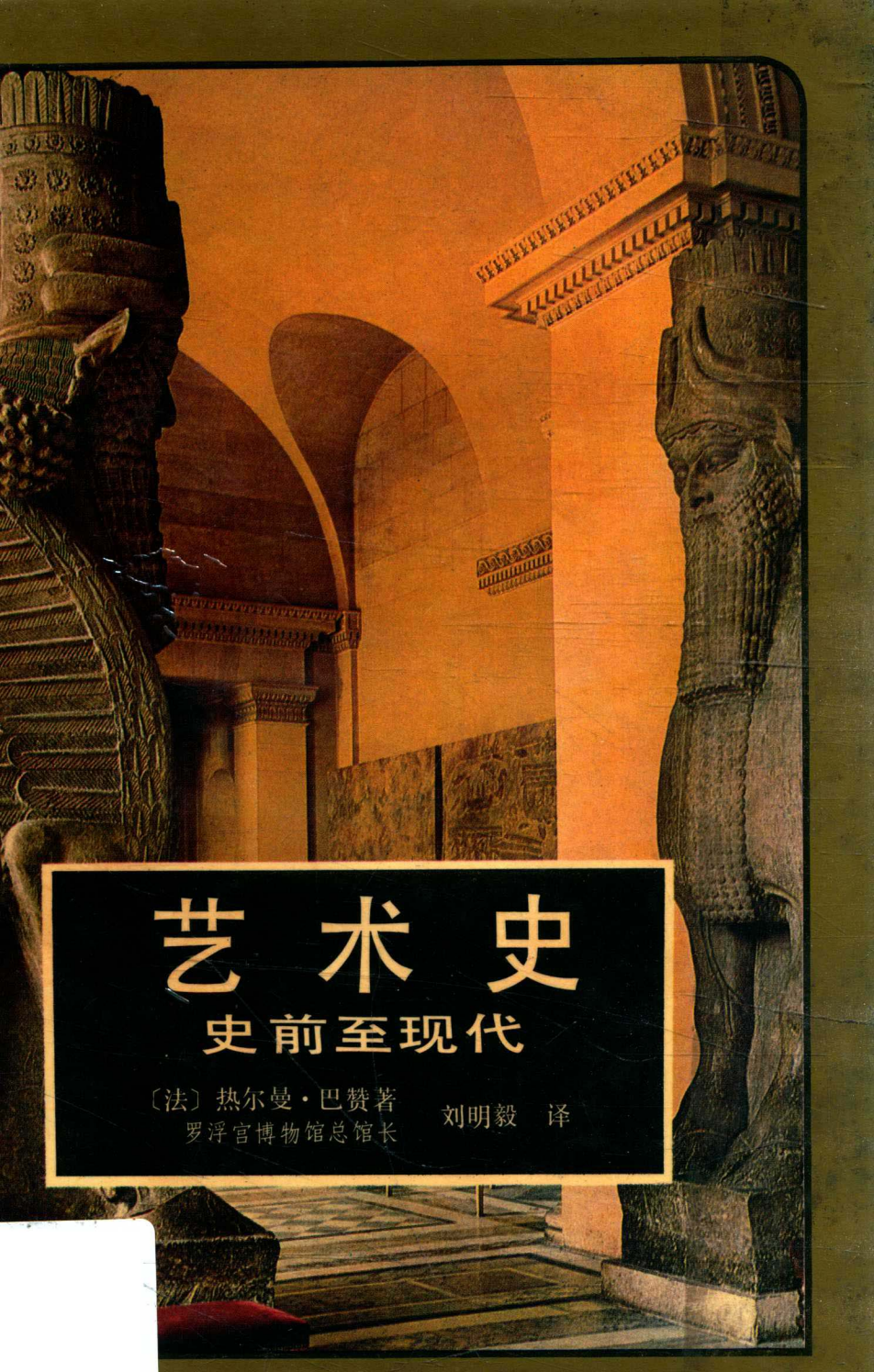




艺术史

史前至现代

〔法〕热尔曼·巴赞著
罗浮宫博物馆总馆长

刘明毅 译



ISBN 7-5322-0321-2/J·288

定价： 15.10 元

艺术史

周谷城题



[法]热尔曼·巴赞著

刘明毅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 HISTORY OF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by Germain Bazin

Conservateur-en-chef of the Louvre

Translated by Francis Scarf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The Riverside Press, Cambridge

1959

艺 术 史

〔法〕热尔曼·巴赞著

刘明毅 译

责任编辑：黄振亮

装帧设计：杨利禄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3 字数：500,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600

目 录

代译序	邢啸声	1
序言		7
I 艺术的起源		9
史前和原始文明		
旧石器时代后期		
新石器时代		
原始时期		
II 上古艺术文明		24
埃及文化		
西亚文化		
爱琴文化		
游牧民族艺术		
哥伦布前美洲文化		
未开化民族艺术		
III 地中海古典文明		82
希腊		
罗马世界		
东方的对抗		

IV	基督教艺术的最早形式	130
	罗马早期基督教艺术	
	拜占庭艺术	
	中世纪早期西方艺术	
V	西罗马式和哥特式艺术的崛起	165
	罗马式艺术	
	哥特式艺术	
VI	伊斯兰	219
	穆斯林艺术的演变	
	建筑	
	工艺美术	
	波斯和印度细密画	
VII	十五世纪欧洲艺术文明	244
	意大利文艺复兴	
	后期哥特式和欧洲文艺复兴	
VIII	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	301
	意大利	
	文艺复兴在欧洲的传布	
	工艺美术	
IX	巴洛克时期	363
	巴洛克式的传布	

对巴罗克式的对抗

X 十九世纪转折点

465

法国艺术

法国以外的西方艺术

工艺美术

XI 远东文明

印度艺术

513

印度艺术的反响

中国艺术

中国艺术的扩展——日本

XII 当代艺术

建筑革命

569

巴黎画派

各国画派

结论

629

译后记

649

艺术家人名录

650

代译序

热尔曼·巴赞是当代影响极大的法国艺术史家。他的重要著作《艺术史》的中译本同中国读者见面，是件叫人着实高兴的事情。

鉴于历史的原因，翻译介绍的外国重要美术史论著作实在是寥若晨星。这一情形在这几年中有所改善——尽管有些译文尚有不能令人放心的地方。至于象巴赞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他的盛名过去未能传到中国，对于他的著述我们也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我有幸在巴黎结识巴赞，并收集到一些有关的资料。此次借《艺术史》中文版问世之际，把巴赞介绍给我国的读书界。

热尔曼·巴赞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法国塞纳省絮雷纳市。父亲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冶金工厂厂主；母亲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而且善画。巴赞幼年，敏慧勤勉，入学后成绩优异，一直名列前茅。青年时到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听埃米尔·马尔（*Emile Mâle*）讲中世纪艺术，遂对艺术产生强烈爱好，竟成为日后潜心研究艺术史的契机。从此，他一面在文学院攻读，一面去罗浮宫学院听课。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和法学硕士等学位，以及罗浮宫学院的毕业文凭；后来，

又成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和美国维拉诺瓦大学名誉博士。一九三四年，巴赞受聘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任教达三十七年之久。一九三七年，巴赞任罗浮宫博物馆馆员；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任绘画馆馆长；由于任职期间多有建树，于一九七一年荣任罗浮宫博物馆名誉馆长。自一九四一年起，他在罗浮宫学院讲学，首次开设理论和实践的博物馆学课程，在任教二十九年间，为拥有众多博物馆的法国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巴赞被任命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绘画修复局局长。一九七五年，成为法国研究院院士；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巴赞身着金线绣花礼服，佩勋佩剑，参加隆重典礼，正式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一九八〇年，因年事已高，辞去罗浮宫博物馆名誉馆长之职，就任巴黎郊区尚蒂伊的孔代博物馆馆长至今。这几年，他一直住在尚蒂伊。

巴赞经常应邀到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讲学，参加重大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经常受法国或其它国家委托负责筹办大型国际艺术展览会或艺术品鉴定工作。他是欧美许多国际性艺术和文学团体的创始人或重要成员，并在法国和其它国家多次受勋获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抵抗法西斯德国侵略，巴赞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两度应征入伍，曾担任步兵上尉，并光荣负伤。战争期间，为艺术精品免遭纳粹掠夺的厄运，他担任保护和转移艺术品的负责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巴赞半个多世纪的诸多文化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毕竟还是他的著作生涯。他精研史论典籍，遍访艺术真迹，在世界

各地做过无数次考察旅行。自一九三〇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圣多米尼克》起，他的渊博学识便源源不断地流于笔端，传播于世。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他已写出四十余部艺术著作，被译成十三国文字（尚不包括中文），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堪称著作等身。至于参加集体编撰、作序、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则更是洋洋洒洒，数不胜数。

他的重要著作有：

《圣米迦勒山》（1933）

《弗拉·安杰利科》（1941）

《科罗》（1942）

《形象的衰微》（1946）

《印象主义时代》（1947）

《艺术史》（1953）

《巴西巴洛克宗教建筑》（1956—1958）

《罗浮宫绘画宝藏》（1957）

《罗浮宫印象主义宝藏》（1958）

《绝对的启示》（1962）

《亚历哈迪诺和巴西巴洛克雕刻》（1963）

《巴洛克和洛可可》（1964）

《博物馆时代》（1967）

《巴罗克的命运》（1968）

《世界雕刻史》（1968）

《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先锋绘画史》（1969）

《风格的语言》（1976）

《信仰的宫殿》（1980—1981）

此外，同别人合作的重要书籍有《战争中的法兰西》；与

勒内·于伊格 (Rene Huygue) 合撰《艺术之爱》；参加《世界百科全书》编写。

关于巴赞的著作，由于过去在国内几乎不能看到（即使是《艺术史》，我也仅是在去年到巴黎后才读到法文原版），因此委实说不出自己的意见。我想，更好的办法是多翻译几部巴赞的书，如《绝对的启示》和《世界雕刻史》之类，让广大读者通过巴赞的著作来认识巴赞。

我于去年到巴黎进修法国美术史，对于这位健在而已载入诸如《拉鲁斯大百科全书》、《世界名人辞典》等二十三种辞书的当代大艺术史家，自然是十分仰慕，而且亟欲面聆教诲。恰巧，我的法国朋友加尔尼埃 (Garnier) 夫妇是热尔曼·巴赞的表亲。他们在去冬十一月二十九日晚设家宴，专门安排我同巴赞先生会面。

加尔尼埃夫人事先关照我：巴赞年事已高，耳朵不灵，谈话须大声；若他因误听而打岔，则千万包涵；再者，谈话不宜太长，以免使他劳累……

我按照中国“与老人约，不得迟到”的规矩，先到加尔尼埃家。巴赞先生驾临，我在客厅里见到进来的是一位身材矮小而体格结实的长者。若非已经知道，仅凭外表看不出他有八十三岁的高龄。他的步履不蹒跚，动作不迟钝；寒暄谈天之际，除耳重之外，思路依然很清晰，且不时以法国人惯有的诙谐和风趣说些令人解颐的妙语。巴赞见了我，也非常高兴。这确实应了我们的老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法国人在形容远的时候，恰恰说“远得象中国”。寒暄过后，我先把他的《艺术史》中译本将在中国出版的消息告诉他，并转达译者刘

明毅先生对他的热情致意和亲切问候。老人高兴极了。他对我说，他到过许多国家，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机会到中国；他的书已被译成许多文字，而过去则还未能被译成中文。他在有生之年是否能到中国一游，实无把握；但是，他的《艺术史》中译本在中国出版，着实使他感动。他虽不识中文，但是殷切盼望能够尽早看到中文版。我为我能带一个好消息给他而感到欣慰。可是，从这位不愿意别人拿他当老人看待的老人口中，毕竟流露出一丝晚年的心绪：他要快点看到！我不忍告诉他我们出版周期的通常情形，只是答应他转告译者和出版社，一俟出书，立即航空邮寄给他。

我想借该书中译本出版之际，请他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起初，他表示很乐意。但是，转而却犹豫起来。经过一番踌躇，最终不无遗憾的婉言推辞。原因是他的书均由出版商控制，出版商为了保护切身利益和作者利益，一般不同意作者参与无偿或“有损于出版商利益”的活动。如果作者越过他们，很可能会生出枝节。为此，他再三表示歉意。这里出版界的情形，我是已有耳闻的。然而，象巴赞这样一位有名望的作家居然也身不由己，则是我始料所未及。当然，这一建议便只能作罢。

整个晚上，谈话是愉快的，气氛是亲切的。从客厅到饭厅就座，巴赞先生对我说“*Après vous!*”（“您先请！”）。我答：中国人敬老，请他先行。他坚持不得，便走在了前面。饭后返回客厅，他则无论如何要“*Après vous!*”了，说法国习惯是客人先行；上次既按中国习惯，这次无论如何要按法国习惯：中国一次，法国一次。他把大家都逗乐了。

加尔尼埃夫妇在前几年访问过中国，熟悉中国的事物。巴赞先生虽然不专门从事东方艺术的研究，但对中国艺术并不陌

生，在言谈之中不断给予赞誉。当我取出三幅凤翔套色木版年画（两幅门神，一幅钟馗）赠送给他时，这位老人快活得象个得了糖果的孩子。这颇使我为他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感情而动容。女主人欺他不聪，笑着悄声对我说：“返老还童。”

由于巴赞重听，谈话确实比较费力。有时出现所问非所答或打岔的现象。一旦他发现了，往往莞尔一笑，也不以为然。他不参加谈话时，便沉默着，神情泰然自若。我不时地注视着他，心里始终充满崇敬的感情。

邢啸声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

于巴黎拉丁区学院街宿舍

序 言

任何一个试图撰写一部艺术简史的人，大概都会发现，人们将把他的著述与扎洛蒙·赖纳赫（*Salomon Reinach*）的名著《阿波罗艺术史》（*Apollo*）相比较，该书是数代学生们的指南。我屈从于加拉蒙出版社诸君友好而执意的压力——他们极力怂恿我撰写这本艺术史手册——也许是一个错误。无论如何，自从赖纳赫于一九〇五年撰写了他的“指南”以来，这一任务已经明显地变得更为复杂了。从那时以来，许多文明得到更充分地考察，甚至新近又有发现。这位伟大的希腊文化研究者局限于西方艺术之中，正如他的书名《阿波罗》所表明的，他的主要目标是阐释“希腊奇迹”及其前因后果。赖纳赫著作的重点在于古代地中海区域和文艺复兴。但是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发现另一个“奇迹”，可以称之为“蛮族的奇迹”（“*Barbarian Miracle*”）。在此我们沿用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蛮族一词的含义。原始文明现在受到称颂，这在五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后，我们又发现了东方艺术。再者，我们现在承认了某些其它的价值，它们与古典风格——赖纳赫所致力研究的——同样地丰富，特别是巴洛克艺术，在赖纳赫的时代里，巴洛克艺术尚被看作是衰微的征兆而被忽视或遭到贬低。

读者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本书的某些章节在安排上有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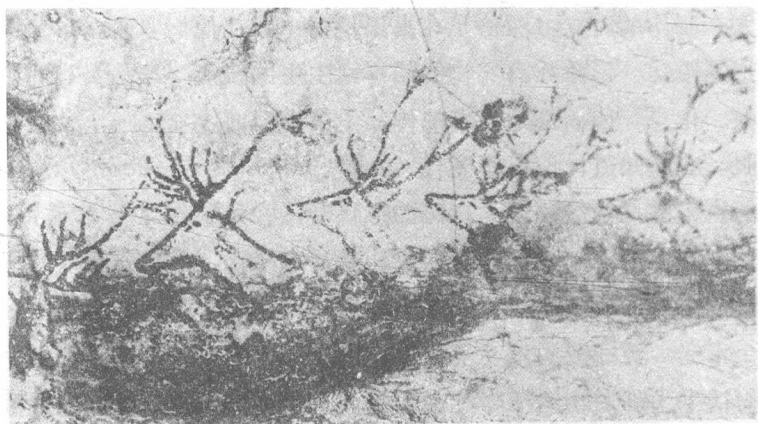
同。在古代文化、哥伦布前美洲考古或远东文化的论述中，都有一个历史背景的介绍，这对西方文化的论述来说，不免是画蛇添足，因为西方的历史是尽人皆知的。就远东而论，增加一点有关诸国的宗教知识是得当的，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那些民族的艺术作品，因为他们的见解与我们的迥然不同。

本书是一本历史书，旨在给尚未入门的读者以尽可能多的宝贵知识和已经认定的事实。各章的内容均可分开阅读，各章均有一个简短的评述和美学概论。在《结论》一章中，读者将看到，自从现代人类第一次把热切的注意力转向人类天才这一特殊产物以来，阐述艺术作品的各种手段的一个轮廓。

全书的插图尽可能配合文字内容，但亦有不符的，特别是有关序言性论述和结论的部分。在这些章节中，图片是试图说明外观或历史的透视，为读者提供最直接的证据——把不同文化的独特形式统一起来或区分开来的因素。

笔者旨在从一个真正世界性的、公正的观点出发，把艺术作品视为超越时间和地区限制的东西。与此同时，笔者并不认为在这方面已经取得成功，如果在这一方向中所作的努力能得到公认的话，那将是笔者的莫大酬报。一个人除非没有祖先，否则谁能逃脱他所生活的时代，或无视抚育他的文化之主张呢？

热尔曼·巴赞



1. 公鹿饰带 拉斯科洞穴岩画 多尔多涅

I 艺术的起源

我们所知晓的人类天才的最早产品，使我们能够从其根源上抓住艺术作品背后的创造力。格拉夫特文化时期（*Gravettian*）狩猎者所制作的完美无疵的小雕像和马格德林文化时期（*Magdalenian*）洞穴艺术的杰作，显示出原始人并无通过形式的媒介表现“美”之预想意图的内在冲动。艺术仅仅是独一无二的天才之许多表现形式之一，尽管那也许是最特殊的形式；天才驱使人类在其所作所为中重复造物主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必须永远超越其自身。如果格拉夫特文化时期的雕刻具有形式的精悍有力感，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内的动物形象是自然主义的完美作品，后来的文化望尘莫及，那是因为原始

人在制作的时候，深信是在真正地创造。在他们看来，形象不止是模仿。形象具有实物的同样活生生的技能，那是实物的雏型、化身。因而那是巫术的作品，人类以此维护对世界的征服。我们知道，旧石器时代（*Old Stone Age, Palaeolithic*）的祖先在描绘或雕刻大自然的形状时，并无制作“艺术作品”的意图，倒有如此的想法：保证猎物的丰富，诱使猎物跌入所设的陷阱，或利用猎物的气力达到某种目的。原始艺术家是一个术士，他的图画具有巫咒的全部功效，是一种妖术。如果他对活生生的实物给予如此密切的注意，那是为了尽可能地造型逼真，使形象具有创造物的实在品性。因此，早期形象的栩栩如生的自然主义，可以追溯到要与世界相等同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将人和其它有生命形式区别开来。动物受到大自然秩序的束缚，命定仅仅是自然界的一种盲目的力量。而人类，恰恰相反，对周围世界具有一种天赋的感知能力，因而能摆脱世界，同时又不断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力求重新进入世界。原始人被深深地包裹在自然世界之中，并未丧失其天生的活动力。他的思想和活动均未与宇宙中的某些力量失去联系。人类的全部活动旨在熟练地介入自然界力量的运动，希望保持平衡，吸取“善的”力量，逐退“恶的”力量。

如果艺术作品迟至旧石器时代方才出现，那决非因为人类无能创造之。舍利（*Chellean*）、阿修尔（*Acheulean*）和穆斯特（*Mousterian*）文化时期之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工业”，显示出人类具有能够很好地应用到艺术上的技能。但是，无疑尚需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人类方能创造性地掌握世界的潜在力量。语言的出现和演变，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言语的形式必然被创造出来和完美起来。给实物命名是